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于2023年6月创刊，杂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

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家、媒体记者等。

主编 | 艾华林

是无微不至的；到了私底下，也就是‘背面’，她的心中空无一人……她唯一放在心上的，其实是欲望，她惦记的是‘便宜’，是‘背地里’……”

诸如此类，在作者解读蒲松龄的《促织》一文中，对一个个细节所显现出来的悲剧性，同样也是泪目且深思。

……

行文至此，蓦地想起一句大家都熟悉的话：细节决定成败。虽是老话，却真的无法抹杀，甚至忽视那些经典篇章中“细节”张力之处的饱满与杀伤力。不信，在《小说课》一书中，还有更多精彩的“文学现场”，等着我们去领略其形形色色的“细节”，在毕飞宇先生的解构下所带来的迷人魅力。

李娟笔下的北疆风情与诗意描写

■ 崔道斌（湖北）

近期由滕丛丛执导，马伊琍、周依然、于适领衔主演，根据李娟散文改编的《我的阿勒泰》，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这本书和这部剧，让阿勒泰和李娟迅速出圈，引发了广大观众的热烈讨论。

《我的阿勒泰》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以朴素清新的散文的形式，将一系列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串联起来。李娟笔下的阿勒泰地区，既有广袤无垠的草原、戈壁凉风，幽暗寂静的密林，也有清澈见底的河流、繁星点点的夜空。她用细腻的文字描绘了阿勒泰独特的风土人情，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片辽阔的土地。这本书既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展现了作者细腻地观察和深刻地理解。通过这本书，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阿勒泰的美丽与神秘，同时也感受到了作者李娟内心的真实与纯粹。

李娟善于捕捉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用生动的笔触描绘出喜怒哀乐。无论是她与家人、邻居的日常交流，还是她在田野间、市集上的所见所闻，都被她生动地描绘出来。她用平实而真实的语言，将阿勒泰人民的生活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细节的描绘，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阿勒泰的风土人情，也更加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与美好。

在《我的阿勒泰》中，李娟不仅关注了人与人的关系，还深入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她以阿勒泰的自然环境为背景，讲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她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向往，都深深地感染了我。这种对自然的思考，让我更加明白我们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尊重和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独特的创作风格，让人耳目一新。她的文字简洁而深情，她的描述真实而生动。她的文字既富有诗意，又充满哲理。她的作品不仅仅是她个人的生活记录，更是她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的呈现。这种独特的创作风格，让我深深地被她的作品所吸引，也让我更加敬佩她的才华。

在《我的阿勒泰》中，李娟对人性的探索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以阿勒泰人民的日常生活为背景，通过对人物性格、行为、心理的描绘，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她对人物的同情和理解，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都让我深受感动。这种对人性的探索，让我更加明白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让我更加尊重和理解他人。

在阅读《我的阿勒泰》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李娟对生活的热爱和享受。她以一种平和而真实的方式，记录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李娟还通过自己的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不易与艰辛。她在阿勒泰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是她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美好的生活。她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我们都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李娟的文字充满了诗意，她笔下的阿勒泰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在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勒泰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感受到那里的宁静与祥和。她笔下的人物也非常鲜活，他们有着自己的故事和情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

书中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场景，比如李娟在草原上骑马的经历，她笔下的草原是那么的广阔，天空是那么的蓝，让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大与美丽。还有她对阿勒泰的美食的描述，让人垂涎欲滴，仿佛能闻到那股香味。

《我的阿勒泰》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更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人文关怀的作品。语言通俗易懂、流畅自然，它用真实、朴实无华的笔触记录了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风土人情，读起来让人感到轻松愉悦。

鲁迅文学奖颁奖词中这样评价：李娟的散文有一种乐观豁达的游牧精神。她的文字独具性灵，透明而慧黠，边疆生活在她的笔下充满跳荡的生机和诗意。而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就是这样一本引导我们认识生活、热爱生活的书。

责任编辑 | 艾华林 校对 | 卢路

细节的魅力

■ 林晓兰（广东）

之前，也曾读过关于小说方面的理论书籍，但像《小说课》中毕飞宇先生把自己的阅读经验渗透进写作现场进行现身说法，从而让人在其触类旁通的剖析中，对其读出来的另一个个人事场景有了“身临其境”之感，还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因而，你就会发现封面的那句“带你进入最妙不可言的小说世界，经典原来可以这样读”的荐语绝非煽情的广告。

《小说课》集中了毕飞宇先生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小说的讲稿，在这些讲稿中，作者以小说创作者“内行人”的视角，深入到中国古典小说《促织》《红楼梦》《水浒传》中的相关章节，以及哈代、海明威、奈保尔、鲁迅等名家笔下的作品内部去另辟蹊径，捕捉文本中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在触类旁通的解构中，鞭辟入里地完成了他充满个人风格的精妙解读。让人在这些精妙的解读中，不得不承认，细节之于任何成功的作品永远不仅如血肉般重要，更是如灵魂级别般的“非如此不可”。事实上，在阅读中，不管是事件的发展与反转、还是人物的塑造、成长与身份的转变，叙述与抒情中，你都会发现，不管是‘浓妆’还是‘淡抹’的细节描写，经常都会把读者拉进故事与人物的视角中，去身临其境地感受着故事与人物的蝶变。故而，在这本书中，作者更是通过对10多篇经典文学作品偏向于细节化的解读，来完成了对“以小见大”的小说内涵的呈现、包括对“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等等一个个小说常识现身说法的讲解。

以致，在作者对“细节描写”的‘有意无意’的重视与丝丝入扣、感同身受的解读里，你会发现“细节”原来不仅如此迷人，甚至原来还可以如此“致命”！比如在《“走”与“走”——小说内部的逻辑与反逻辑》一文中，作者对林冲的行为与心理变化的细节的捕捉，并随之带来的充满个性化的解读便足以让人震撼了！在此文中，作者选取了《水浒传》中林冲被逼上梁山前的这个片段来与《红楼梦》中描写王熙凤探望生病的秦可卿走出屋子之后的片段进行对比，提炼出那一个个之于作品而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细节，来解读出在“逻辑”与“反逻辑”的内在联系下，环境与人物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作者意料之中（比如林冲最后‘理所当然’的“上梁山”）与意料之外（比如出了秦可卿的屋子之后王熙凤的‘匪夷所思’的行走）、是如何“走”

出他们各自的内心选择与各自的性格特点。在解读林冲在被迫上梁山前的这段描写，在作者抽丝剥茧的解读中，你会发现，原来这些细节竟是可以如此触目惊心如魔鬼般把林冲一步步推向了本不想去的地方，最终逼上梁山，变成了他“想走也得走，不想走也得走”的别无选择的境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作者说是事物发展的逻辑关系使林冲必须“这么走”，于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逻辑关系之于人物塑造的重要性，作者先借用金圣叹对林冲的评价“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然后再用后面的这一段林冲杀了陆虞候和富安之后冷静至极的细节描写是如此触目惊心：“（林冲）将尖刀插了，将三个人的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都摆在山神庙里来，都摆在山神面前供桌上，再穿了白布衫，系了胳膊，把毡笠子带上，将葫芦里冷酒都吃尽了。被与葫芦都丢了不要，提了枪，便出庙门东头去。”

场面是如此血腥，林冲却处理得如此冷静，可见林冲内心是何其“黑色”“畸形”“变态”（作者语）。但我们也不禁产生了疑问，林冲作为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处于中层的社会地位，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怎么可能会有如此‘不正常’的心态呢？但这些其实都是表象，回顾前面情节，其实，在他心里更多的是长期屈服于小人之下的忍气吞声而积压下来的负面情绪。因而，小说情节一旦走到了可以发泄的地方，人物的内部世界也便在这些魔鬼细节中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了。所有这些，都离不开逻辑关系在其中产生的作用，因为一开始，我们认识的林冲，是个怕事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造反，直到被发配充军，他也不曾想到要造反，那么，是什么逼他造反？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林冲被逼上梁山时是在风雪夜，风雪似乎只是一个巧合的天气。然而，在毕飞宇先生抽丝剥茧的解读中，才恍然天气竟也成了高俅等黑暗势力处心积虑除掉林冲的恶棋、因而也明白了不仅天气是精心挑选的、连地点也是精心挑选的，就这样，一个个的魔鬼细节便形成一股逻辑力量，让林冲“非走不可”。而作者对这些关于促成林冲“非走不可”的细节描写的讲解，更是无异于带我们来到了故事的现场，一起和林冲去步步惊心“遭遇”一个又一个逼他走上梁山的致命细节——

因为“雪太大”把房子压塌，

林冲才能离开草料场，来到了山神庙；因为“风太大”，所以山神庙里的林冲要“关门”（如果风不大，林冲就不用关门，即使关门，也不用大石头堵在门后），如此，造成了陆虞候他们不可能和林冲见面，这也为后面林冲亲耳听到门外陆虞候他们密谋烧草料场、欲置林冲于死地的阴谋埋下了伏笔。因而，也就有了作者如此生动解读这个“关门”的细节寓意了：

“现在，这块大石头不再是石头，它是麦克风，它向林冲现场直播了陆虞候和富安的惊天阴谋。这块大石头不只是将庙外的世界和庙内的世界阻挡开来了，同时，这块大石头也将庙外的世界和庙内的世界联系起来了。”

如此触目惊心的细节，不禁让人想起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关于细节的一句话“细节是有生命的细胞”，确实，在这段作者对细节的解构里，我们不是“读到”，而是“看到”这些魔鬼细节已不仅仅是文字了，他们其实就是高俅父子派来的爪牙，正一步步地将林冲逼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因而，一向胆小怕事的人在逻辑性的细节描写中，林冲的“杀人造反”也便成了理所当然的“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了。

如果说，“林冲风雪夜上梁山”这个片段中，我们在作者的妙解下领略到了小说内在逻辑描写之下细节的“致命”，那么，在《红楼梦》的第七回中，作者对凤姐探望秦可卿之后的反逻辑描写，则让我们领略到了细节的“可怕”：

作者在第七回中，选取了王熙凤探望了秦可卿走出屋子之后的场景“凤姐正自看院中的景致，一步步来赞赏”，作者便在这里指出了这个细节描写的“反逻辑”，事实上，也是这个细节“出卖”了凤姐的性格特点：终究是虚伪的人，即使秦可卿明摆着跟她关系很好，刚才在探望秦可卿还“探望结束了，因为悲伤，王熙凤眼睛红红的，她离开病人秦可卿。”可现在一出屋门，这个细节便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般切换了，只是这也未免切换得太快了！而这，便成了作者所指的“反逻辑”描写的有力证据，尽管，我们一般都已先入为主地认识到凤姐的虚伪个性，但，毕飞宇先生的庖丁解牛般的精妙解读下，凤姐的“虚伪”却是如此入木三分地“使人怕”——

“……王熙凤这个女人有两个不同的侧面，在公众面前，也就是‘当面’，她的心中‘装满了所有的人’，她对每一个人都